



来路不明的欢喜

LAILUBUMINGDEHUANXI

■ 沈培健



吉林教育出版社

来路不明的欢喜

LAILUBUMINGDEHUANXI

■ 沈培健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教育出版社

来路不明的欢喜

沈培健 著

责任编辑 王世斌

责任校对 胡小红

装帧设计 蔡婷婷

出版 吉林教育出版社 (长春市同志街 1997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 吉林教育出版社

印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1000 × 1400 毫米 字数 198 千字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30.00 元

contents 目录

三 时(自序)	1
第一辑 这一年	
月破黄昏	4
深 秋	6
冬 雨	8
土猪,多好哇!	10
猝不及防的春暖	12
气色不错	14
今夜伴月回	16
提 速	18
香叶飘零	20
天天夜雨	22
07/07/07	24
无足轻重的夏天	26
第二辑 师 说	
行行重行行	29
边走边说	31
还是行走	33
敲到何时方始休	35
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	37
运气这只兔子	39
秧好稻好,娘好囡好	41
小狗也要大声叫	43
废了,废了	45
谁更像 007	47
异 人	49
奇 点	51

第三辑 孩提时的胳肢窝

凝望那并不在场的雪	54
喝酒的理由	56
家家扶得醉人归	58
道 士	60
看 山	62
好马,快刀,热毛巾	64
三月黄	66
童年的谜语	68
一畦春韭绿	70
爬 树	72
野栗子	74
一夜无梦	76

第四辑 中隐隐于书

想像的翅膀	79
“甘草”和“干草”	81
概率,绝望的说客	83
那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85
半途而废的巴比塔	87
惆 怅	89
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	91
猴子琥珀	93
黑若死亡	95
推 手	97
烟波江上	99
委身于幸福的偶然性	101

第五辑 一走了之

穿行在山的心窝里	104
深圳的榕树	106
徽骆驼	108
含笑的笑	110
徽杭线上	112
一个关于黄山的故事	114
又一个故事	116
闹市里的隐士	118

君子布	120
孙子天下第一	122
最幸福的雨	124
山水之助	126
第六辑 自言自语	
清风似水	129
爱乌及屋	131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整体	133
关于时间	135
过去的过去	137
距离产生美	139
老大哥	141
洗长发的女人	143
怕 具	145
认 同	147
身份,是一种易碎品	149
套中人	151
第七辑 东拉西扯	
闲事之外	154
天眼下面的绅士	156
老街坊	158
老少无欺	160
忙里偷闲	162
气 味	164
青春的背影	166
远方的钟声,回荡在风里	168
我的/你的	170
游方郎中	172
傻气,是丰富多彩的	174
直接的快乐,不是妙手空空	176
第八辑 悠着点	
草根快乐	179
总算还好!	181
智者的开心	183
发 呆	185

飞 地	187
慢生活	189
轻点儿声	191
适 用	193
坦 然	195
一曲走天涯	197
烦 难	199
在春天等你	201
第九辑 说 法	
文字的诗意	204
概括,不是个好东西	206
跟着阳光跳舞	208
后面还有一句呢	210
还是一个“说法”	212
没有现场	214
那一脉清泉	216
少养孩子多养猪	218
生活,来源于艺术	220
西望长安不见家	222
一个词语,一个生命	224
园	226
第十辑 此心安处是吾家	
欲眠还展旧时书	229
不过如此	231
布 瓜	233
故事世界	235
花看半开	237
画出我的哀伤,画出绿色的声音	239
结婚,一个后悔的理由	241
我愿意	243
日与夜的过渡	245
添头(1)	247
添头(2)	249
添头(3)	251

自序

三 时

◆ 日暮乡关

在古人的读书谭里，有一个“三上”之说：马上、厕上和枕上。讲这个故事的似乎是为了让听故事的在读书上多用一点工夫，珍惜一点时间，而看这个故事的我，却另有想法：用功和惜时，未必是这“三上说”的精髓。那些用时的大户——不在马上的书房里，不在厕上的客厅中，不在枕上的酒席间——更有节约的空间，更有用功的余地，何以单单紧盯着那短短的“三上”不放？何况，依照我们先人对圣人之经书以至所有前贤之文字的敬重，考虑到“三上”之时，手不便翻书，身不易恭敬，眼不能专注，并不和我们隆重的读书传统相合拍，因而，这个推崇里自当别有真意和深意在。

依我之见，其中的真意，源于这种状况本身的特别和微妙。

驰骋于马上，奔波在战场，走马观花，烟云过眼，和端坐于书桌旁歆享着红袖细品着香茗时候所迎受的意与象的更迭相比，不只是一个数量级别里的差，绮思丽想，转瞬即逝，对于读书人来说，来不及温书，不需要背书，心里，都已经是书了。而轮转之际，处所逼仄，光线又暗，身有急而神不忙，别的事也干不了，顺手翻两页闲书，本不为考也不为试，也许倒可以正好碰到一个半个的“不亦快哉”。故事里的“枕边”，尤为特别。想起来，在只有昏黄的油灯点亮在中堂的时代，定位于床头的仅有月光之明，那是不足以让你看清楚圣人书的，何况这明月还不知几时有。好在经书是读熟了的，顺手那么一翻，朦胧中那么一瞥，就知道是哪一出了，然后眯起眼睛，开动神思，此时此刻，体会当更切，心得会更深。

而“三上”的深意是，此时此刻，不似读书，胜似读书；读书而若能一勤如此，当算得上书的兄弟、字的朋友了。

此中之真、之深，必得自己亲身体会而后方能从容得之。正襟危坐，摇头晃脑，皓首未必穷经，但，人生不过百年，世上的书，原本是读不完的。“学而不思则罔”，多读书的可能之一，是越来越冬烘，越来越糊涂，越来越没有了自己。“三上”的故事，应该主要是让读书人用心，而不是简单的用工夫——即使是这样的时段，也要用心，尤其是这样的时段，你更得用心。

——这个心得，用来为本人的“三时”张本。

寅时，午时，子时，即本人之所谓“三时”。马是不敢骑的，马路早已名不副实，不再是为马留的路，再说，而今也没马可骑，就是投笔从戎，也没有了骑兵部队的建制。其他的两种生活场景，也多和“三上说”风行的时代大有不同。但类似的时段和境况，在我而言，依然存在，那就是：点卯之前，歇工之后，今明之间。只是，古人用“三上”来读书，我则用“三时”来码字罢了。

早早起了，小区的后门却还不曾开，24小时在岗的前门是有的，在那里，郑重而敬业。但自己只有半身衣裤，形容既不光鲜，眼色又兼迷离，撞将出去，既有碍观瞻，可能引起保安不必要的紧张，还可能影响年轻人晨练的积极性，所以，就会稍息片刻，开了书房里的电脑，爬上新浪上的博客，看一看自己的前文，听一听别人的响应，码一码汉字，醒一醒瞌睡——正好，外面已天光大亮，正是一个明朗的欢迎。

中午时分呢，事最少，声最小，人最闲，真正是“可乘之机”。简化几道程序，压缩三分过渡，昏昏然的脑袋，在文字里一沉，恰好可以转换一个频道，一静，恍恍惚惚，就变得神采飞扬，自己说，自己听，像是朝了天吹的口哨，没腔没调，五音不全的，也全然不管，不管会不会有小狗听着有冷眼对着有闲心操着。一个激灵，一番出走，一放一收之间，午时，也就过了。

至于夜已阑人已静的时刻，省下一点今天，偷来一点明日，便是自己的动感地带了。不即不离，若即若离，此时此刻，思维最有弹性，路径最是快捷，费了老大的半天时间也还没有找到的答案，没有解开的死结，没有下定的主意，也许就静静地藏在这里等你——你知道我在这里等你吗？偶然相逢，悠然心会，怡然自得，妙处难与君说。

想到一串英文：myth、mythology、mythological、mythologist，都和神秘、神奇、神话有关，中文里近年来流行的“迷思”，应当与它们有关吧？迷而后思，思而又迷，迷而再思，思而复迷——妙极。

这个集子里的文字，均取之于本人在2006学年（2006年9月～2007年7月）中的博文，偷得“三时”，匆匆而作，一日千字，聊以健脑而已，纯属自得其乐。随心所欲的涂鸦，文之内既已自由散漫，文之间更是东张西望，驳杂琐碎，本不为济人而以纸质书形刊行于世，而回头一望，毕竟也是点点心光，于是三取其一，积字十五万，匀为十辑。古人说过：人之患，向声背实，又暗于自见。外国的哲人也告诉我：轻浮的想象绝不能产生有价值的作品。

但，明知如此，还是故犯，是为燕石自珍。

2007.7.31

这一年

ZHEYINYIAN

乱了节奏之后的天气，比流言飞语更有杀伤力，它把君子们、准君子们、类君子们的风度和矜持，来了个无情地嘲弄，让他们手脚无措，神色散乱，目光迷离，落在别人的身上，便是无奈和无奈，迥在自己的身上，便是焦躁和疲惫。

——于师生而言，一年，从九月开始；于天地而言，一夜，从月出开始。气候多变，学年不变。风景多变，日月不变。

从来就有不同的记时，而我的这一年，则以交接之时的自说自话记之。



月破黄昏

总是在这个时候，天色会轻轻悄悄的过渡，一阵风，把芦花吹起来，把暮色撒开去，展开了桑榆的夕照，为山水，为人物，为心情镀上一层莫名其妙的不安，也就在这个时候，满世界的动作都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连最喜欢热闹的麻雀最喜欢弹琴的蟋蟀最喜欢蹦跹的蚱蜢和最喜欢曼舞的蜻蜓，也都敛声屏气，悄无声息了。

是谁，在哪里，以怎样的魔法，居然做成了这样完美的稍息？

这是一天之中最富有意味的片段，也是最具神采的旋律，从容而微妙。嬗变，是在你的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日光那忽忽悠悠的步子、慢条斯理的节奏，一不留意她就加快了速度，飞快。似乎，也就是在一刹那之间，夜幕就忽然落下，然后迅速地合上，严丝合缝。这时候，你才知道，黄昏，已经降临。

这时候，你会尽量地睁大自己的眼睛，却发现刚才层次还十分明晰的树木和房舍已经暗淡了细节和边际，只剩下一个大概的轮廓，迟迟疑疑地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暮色，和雾气相似，它只是模糊了你的视野，并不会屏蔽了你的出路。而透明的光景一旦幻化成为朦胧的灰调，你的视野里似乎被抽去了什么，心里便会变得没来由的不踏实，有点没有着落的空洞和迷惘。

没有月色的黄昏，总是单调、呆板而不确定。于是，你想到了月亮。

只有当东边的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当如水的月光纷纷洒落在你的肩头我的额头他的心头的时候，你才会确认，黄昏，已经正式启程了。

挂在树梢上的月亮，是最耐人寻味的元素，是最简洁生动的解说，也是最温婉可人的声明：我是黄昏。

最好是在望日的前后,那样的黄昏,月亮总会在暮色四合的时分姗姗而来,像一个深情的约会,温文尔雅,沉静敦厚而又不失浪漫情调。可以是夏天的六月半,给猫给狗给孩子洗过澡了的六月半;可以是初秋的七月半——为孤魂野鬼们施舍了路费的七月半;更可以是“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八月半。

每一个这样的黄昏,都是一幅气势宏大、构架稳健、布局合理而又开阖有度的中国画:轻柔,委婉,沉着,安闲。“空山子规叫,月破黄昏冷”。一个“破”字,无声无息,却有声有色,月亮出来的时候,很可能惊动了那么一两只依然警醒着的杜鹃,清脆的一声两声,将沉闷唤醒。帘幕风轻,也只是那么一拂,便让人看到了暗暗的绿,淡淡的红。

这时的天上,只有月,这时的眼前,只有想,连走路也只是下意识的移动。行路中的你一定会特别地感谢这朦胧清凉的月色,至少,你不会被孤坟上独自点亮了小灯的萤火虫领错了路,也不会在一路簌簌的声响中想到鬼想到怪。

这时候的人心,是七上八下的飞来扬去。相思的病,不管它的着落点是多年不曾亲近的一方故土,还是不知云游何处的一位友人,在有月亮的黄昏时候,都会格外地呈现出它的柔和与凝重。天上是明月,地上是离人。秋,总是和月和愁走得很近。这样的黄昏带了一怀伤感而来,让你一会儿看月,一会儿看树,一会儿醉眼迷离。

被月色点破,被月光感染。

月出东山,而万物有托。心绪于是安定,点破之后,最可能是风轻轻起,天渐渐凉。夜色从此明朗,草木有了确定的位置,蝙蝠也不再乱飞。动静,便各得其所。

于师生而言,一年,从九月开始;于天地而言,一夜,从月出开始。九月,是校园中一年的头;月亮,是自然里一夜的魂。

深秋

到了快立冬的时节，这江南的秋天，才有了点秋天的味道。

晨跑的时候，人行道上已经零零散散地铺上了落叶，大多是香樟树的叶子。这种树的正式的换叶期，是在暮春时节，但在大风和降温的双重挤压之下，它们也都难以矜持得像英国的绅士。总有一片一片的落叶，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叠在清晨的水泥方砖上，暗绿之中泛着微黄；有的已然卷曲翻卷，心灰意冷地畏缩在角落里，全然不顾路人的脚步，而大多数的它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形象，和树在一起的形象，弓起自己的身子，摆出顽强战斗的姿态——宁肯侧翻，也不肯服软。

只是，它们的晦暗的神色，比起还留在树上的它们的兄弟姐妹们来，难免逊色了三分。

把眼光放出去，扫描一下大道上早起的上班族，骑单车的，骑电瓶车的，大多已经穿上了两用衫，神色沉静，不急不忙地往他们既定的方向前行。他们的服饰驳杂，年龄也多有不同，但都是一例的沉静，目光，神色以及动作，都是。这，应当只是跟这深秋有关，不慌不忙的深秋。

骑单车、电瓶车上班的，往往需要更早一些起身，更早一点离家，然后是赶公交走的，最后才是开私家车走的，层次大致分明。

只要天气不是太冷不是太热不是下大雨不是刮大风，就像秋凉如水的沉静清明的早晨，在我们这样的小城里，骑车上班倒是有天然的优势，途中的时间长不了多少，而且，骑着车，还可以和秋天有更直接的接触，有更真切的感受。

匆匆从家里出来，往往还带着懒懒的睡意和被窝的温情，出门伊始，还不怎么能够准确地体会到秋天的欢迎。待你骑上车，上了路，只消三五分钟，凉飕飕的秋意就

会真真的拂上你的脸颊和额头，稳稳地停留在发际和脑后，挥之不去；渐渐地，原先只是紧贴在你前胸衣襟上的饱满的秋情就会悄悄地侵入，轻轻的凉意在你整个的前胸漫布，然后是通身上下。——然后，你就会不再那么在意它的存在，因为你已经融入了这满盈的秋意之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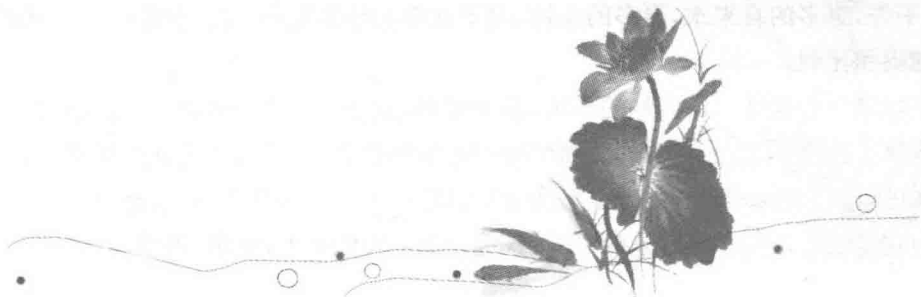
而在汽车里，你就不会有这样亲密的拥抱，和秋风，和秋意。

秋天的早晨，起雾是很平常的，几乎每一个晴朗的秋日之晨的郊外，都会有一片远远近近的轻雾，悬在山弯头，笼在庄稼上，或者，只是稍稍地朦胧了你的视野。

和夏天的清晨很不同的是，秋风早已经滤净了莫名的烦躁和对即将到来的白天的隐隐的担心，让你一点儿也不必要考虑是不是会有一场阵雨，会不会还有一天燥热，会不会还会有腻腻的一身臭汗。雾气一定会很快散去，阳光一旦穿透，几分钟之内，雾的屏风就会倏然而逝，之后，就必然是个大晴天，一直会有干干净净的阳光，直照到宁静温煦的傍晚，到时候，早晨的雾气就会以暮霭的身份重现，只是这时候，就不大会像清晨那样浓厚，那样郑重其事，也不会那样突如其去。

似乎，在我们这个地方，也只有深秋的早晨，才有点秋意。淡淡的雾气，微微的凉爽，轻轻的寂寞，脉脉的牵挂，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似有若无地浮现，飘在空中，飘在心里。

——上班途中的你，往往没有多少闲情可以自由，也没有多少余暇可以放任，只好匆匆收起思绪，紧踩几步踏板。待到收工以后，也许就可以让自己稍微地奢侈一下，缓下步子来，远远地放开眼去，望一望那望不见的地方。



冬 雨

几天的雨了，从去年，到今天。

2007 的开年，有它自己的风格，不太慢的慢板。

不能下太阳，不能下雪，不能下雾，那就下点雨吧——总得下一点什么吧，也许它在想。

一般地说，这季节，在湖州这样的地方，下太阳，自然不错，明媚而友好；下雪，当然也好，甚至更好，因为难得，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下雾呢，是平常的“早上好”，但一路弥漫，对交通来说，也未必是个好天气；那就下雨吧，下雨也挺好，行车，没有雾气的干扰，不行车，也没有灰尘的满面——哪怕是步行。

对我而言，跟上述的“一般”还有所不同：宁可没有阳光，宁可没有雪花，而要雾气，而要雨水，因为我们这里一大片一大片刚刚铺上去的草皮，一丛一丛的黄杨，是渴望着滋润的，自来水的浇灌，到底不是那么自然的关怀，既不普遍、均匀，也不节约、平等，再多的自来水，再多的金钱，对于这里的草木而言，又怎能和一宿一天的蒙蒙细雨相比啊。

如果没有这轻柔而安静的冬雨，这里的路，这里的空气，这里的一切，就会干涩而冷漠。这里的工人，也会匆促而忙碌。而既然有了这冬雨，几天几夜的透雨，工人们就可以放心地睡懒觉，就可以把浇水和扫除的工作交给老天爷，交给这冬雨去做，因为它的耐心，它的体贴，它的专注，肯定会比工人们更大，更多，更投入。

冬天的雨，有点冷。

它倒不是为了一个高仓健式样的造型，不是为了一个个或者一片片“粉丝”们的尖叫与喝彩，它本性如此。

哈马斯上台了又好像要下台了，然后还是摇摇摆摆地站在巴勒斯坦的台上，萨达姆受审了抗议了回避了，又受审了判决了上诉了又驳回了，然后终于被吊死了，等等，等等，热点或冷点，冬雨它始终是不闻不问，它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有自己做事情的方式和方法。

天道，天知道，地道，地知道；而人，却未必知道自己的道，更不必说，对天地之道了。

人非草木，又如何知道草木们真正的需要、真正的舒服和真正的幸福呢？它们的需要、舒服和幸福，只有天知道啊，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天知道，所以可以对他老人家放心，他一定会以最自然最经济最古老的方式关怀这个世界的草和木。

而且，他老人家在劳作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张扬，这冬雨，几乎也就是大了一点的雾气，看过去，就是一篇格式高雅而处世低调的文章，没有高亢，没有鲜丽，甚至，也几乎没有刻意的声响。开头，是不知不觉中拉开的帷幕，切入，是渐渐浓密的淡入，醒题，是从高枝上喜鹊或者乌鸦或者野鸽子的巢里传来的一点两点的啁啾，而收尾呢？

依然是一个悬念。



土猪，多好哇！

要等的金猪迟迟不来，苦死了等待中的已经忍无可忍的准妈妈们。

而最新的消息说，丁亥年要来的，也不是什么“金猪”，充其量只是其貌不扬的“土猪”而已。真要等到那“金猪”的光临，那还得有足够的耐心，等一轮。

一轮，对于准父母们来说，显然是不现实的等待，现实的，只是望猪兴叹。

金木水火土，与天干地支之间，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干支纪年，五行做伴，一路走来，倒也挺顺当。2007年，在农历，是丁亥年，金猪是算不上了，牵强附会起来，倒不妨算它一个“烤猪”年，因为“丁”属“阴火”，慢慢烤，烤得透，也烤得香——只要你愿意。

其实，土猪，多好哇，既亲切，又环保。自家养的，不用DNA检查认证，猪不让吃混合饲料之后，人吃了就会咂巴咂巴啧啧飘香，吃个猪尾巴，长个猪尾巴。现在不是时兴吃土鸡土鸭土蛋土鳖土豆土地瓜吗，来个土猪，那规模、体量、气度，不是都大多了嘛。

再说了，猪的智商，据说是相当的高，别说拉犁翻地跑步决斗，就是读书写字吹拉弹唱，也应该都不在话下，只不过人类只把它们定义为餐桌上的佳肴而已，如果以万物平等说为前提，以多元智能说为支撑，猪的待开发潜能，那可真大了去了，何况还是“土猪”，中国的土猪，为猪低调，作风踏实，不务虚荣，真吃苦长，填进去的是糟糠，掉下来的是瘦肉。

你说它名声不好？那不是不实之词嘛！应予推翻。什么“猪脑筋”，什么“猪头猪脑”，都是缺乏猪文关怀的称谓。真的用起功来，说不定猪们那巨大的脑容量要比